

九歌文庫560

消失在 長廊盡處

追憶朱立民教授

余光中
顏元叔
朱 炎
等著

余光中
顏元叔
朱炎
等著

消失在長廊盡處

——
追憶朱立民教授

九歌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九歌文庫(560)

消失在長廊盡處

——追憶朱立民教授

Fading Away at the Far End of the Corridor

著者：余光中、顏元叔、朱炎等

發行人：蔡文甫

責任編輯：何靜婷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25776564 • 2570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

網路位址／<http://www.chiuko.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門市部：九歌文學書屋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電話／27773915）

印刷所：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版：1999（民國88）年11月12日

定價：180元

ISBN 957-560-629-9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消失在長廊盡處；追憶朱立民教授 / 余光中,
顏元叔, 朱炎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九
歌, 民 88

面； 公分. -- (九歌文庫；560)

ISBN 957-560-629-9(平裝)

1. 朱立民 - 傳記

782.886

88012711

前言

朱黃紫蘭

立民離開我們四年了。在這四年中，每當遠道親友來訪，或聚會談到他時，常會令我淚盈滿眶，勾起我對他的萬分思念。當我在家中獨處時，多麼希望能聽到從書房傳來他的打字聲音，更盼望他能常到我睡夢中來陪伴我。

這本集子收錄了立民好友和門生的紀念文章。他們分別以不同角度深刻闡述他們所認識的立民、他的為人處事之道，以及教學點滴。過去四年，我曾數度恭讀這些感人的文字，每次都感動

不已。立民若天上有知，也一定會對他們深厚的情誼倍感安慰。

我這一生只適合做秘書工作，對寫文章實在外行。但我很願意藉此機會表達我個人對立民的思念，同時謹向本書各位撰文的作者致上誠摯的謝意，特別謝謝鏡禧費時將文章彙集成紀念文集。

——寫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

目錄

003	前 言	朱黃紫蘭
003	懷念朱立民先生	林耀福
009	仲夏夜之噩夢	余光中
019	朱先生和我	顏元叔
033	消失在長廊盡處	林文月
041	憶朱立民先生	袁鶴翔
059	謙謙君子，深藏不露	葉維廉
065	厚道的君子	胡耀恆
071	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朱 炎
081	追憶朱立民教授的卓越才情	黃美序
093	美國文學的播種者	田維新

101	偉大的蓋茲比	李歐梵
105	溫煦的笑容	鍾玲
111	三十年間，幾度驚鴻掠影	柯慶明
137	朱老師，晚安！	彭鏡禧
145	永遠的追思	董崇選
149	不要流淚，不要嘆息	宋美瑾
155	人師經師的智者	陳長房
163	謙和藝高·溫文嚴謹	廖炳惠
169	瀟灑之餘	單德興
187	最後一篇論文	李有成
193	有情人	莊坤良

附錄一：朱立民教授年表

附錄二：朱立民教授重要著作

懷念朱立民先生

懷念朱立民先生

林耀福

——代序

林耀福先生：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碩士、博士，主要從事美國文學、美國研究。近來研究生態論述議題。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文學院院長。現任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本文是林耀福先生爲《中外文學》月刊紀念朱立民先生專號所寫前言，概述朱先生治學和對後進的鼓勵暨對台大外文系和文學院的影響，與出版本專集以表達大家對朱先生之懷念與敬愛相符，特予卷首刊出！

——編者

中華民國的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領域，要不是有朱立民先生(1920-1995)，大概不會有今天的局面。這並不是說除了朱先生之外，別的人就毫無貢獻——顏元叔先生在台大外文系主任任內及其後的幾年，貢獻便不遑多讓——但就關懷的廣與長，確是無人可出其右。朱先生毫無疑問的是國內這個領域裡唯一普遍肯定與敬仰的大老，而他的去世，也就成為無可彌補的損失。為了表示對朱老師的敬意與懷念，去年九月他的門生故舊便決定在他週年的時候辦一個紀念專號——在他主導創立的《中外文學》上。同時由單德興、李有成和張力三位所進行的《朱立民先生訪問記錄》也要配合出版。《訪問記錄》已在數月前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而紀念專號也在這兒如期的、順利的推出。

這次紀念專號，大體上分為兩部份：其一為紀念性的散文，其二為學術性的論文。關於紀念性的文章，去年朱先生的喪禮前後，諸多報刊已經登載多篇，那些文章和本專號上的散文，我們希望將來能收入專集。至於學術性的論文，又進一步分為四個領域，也就是朱先生生前所最關注的美國文學、英國文學、比較文學和莎士比亞。莎士比亞當然屬於英國文學，不過他是英國文學裡的大巫，學界一向當他是英國文學裡的獨立王國，又是朱先生晚年最為投入的一門學問，故另立一類。原則上每一個領域各收三篇，不過比較文學包羅寬廣，可說是門跨領域的學問，多收了一倍，成為六篇。由於撰稿的人太過踴躍，《中外文學》即使比平常增加了將近一半的篇幅還是無法盡納，因此在論文的部份，許多位朱先生早期的學生都讓出機會給他們自己的學生輩，這點在英國文學領域裡特別明顯。遇利不爭而讓原是朱先生人格上的一個特色，他的身教顯然產生卓著的效果，傳承了下來。

朱老師逝世，雖然已屆週年，然而我們總感覺他仍與我們同在。的確，他

在台大外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長任內所做的改革，他對英美文學、比較文學和莎士比亞等外國文學領域的教學研究，他所推動成立的比較文學學會與英美文學學會及其年度學術研討會，以及《中外文學》、《淡江評論》和《英美文學評論》等雜誌，其影響既深且遠，是我們這個領域裡工作和生活無法分割的一部份。說他仍與我們同在，只不過是個事實的陳述罷了。朱先生一九六六年自英千里先生手上接下台大外文系系主任的職位，當時是系裡唯一具有文學博士學位的教授。接下職位後，他便發揮他的學術與行政長才，銳意改革。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增加文學作品讀法、美國文學等必修課，英國文學增為六學分，同時把以往文學課那種只講史而不讀作品、只聞雷聲不見雨的空談教法，更改為以作品為主以史為輔的方式。而為了加強外文系學生的英文程度，尤其是閱讀能力，他努力把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改革為四個學分但上六個小時的課，同時以當時唯一的博士系主任之尊，親自教一般皆由年輕講師教的大一英文——這一點真是令人佩服。我記得那一年(1966-67)台大外文系的大一英文便是由朱先生、吳大誠先生和我三個人負責的，而美瑾正好在我班上。當然，他的這些努

力，包括推動比較文學研究和創立《中外文學》等，他在文學院長任內與他合作無間的外文系主任顏元叔先生的貢獻一樣功不可沒。的確，今天台大外文系的規模，是朱、顏兩人建立起來的，而台大外文系的改革也進一步影響了國內的外（英）文系。

朱先生在他的「訪問記錄」裡說，我大概沒有上過他的課，事實確是如此。

我雖未列他的門牆，卻一直以他的學生自居，而他對我的愛護也沒有兩樣。一九六八年朱立民主任送朱炎、林雄和我三個年輕的教師到美國進修，一年後我決定留下來完成博士學位，由於為期一年的傅爾布萊特獎金不能延續，朱先生便同意幫我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的優厚獎金，使我能順利完成學位。朱先生最為人稱道的事跡之一便是他對後進的鼓勵，與學生做朋友。朱先生對後進數十年如一日的提攜獎掖，充分顯露出他的寬闊胸襟，叫人感動敬佩。他的學生、朋友對他的懷念，除了他推動外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之外，主要的還是他的胸襟、他的為人。他的這個胸襟，我時時刻刻銘記在心，引為榜樣。去年九月我因與台大文學院的同仁前往西雅圖參加台大和華盛頓大學舉辦的研討會，而未能出

消失在長廊盡處

席他的喪禮，想到他生前對我的提攜愛護，心中實有無限的不安。謹藉這個紀念專號表達我們對他的懷念與敬愛。

——原載一九九六年八月號《中外文學》

仲夏夜之噩夢

余光中

余光中先生：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現任高雄中山大學「光華講座教授」。出版專書五十種，包括最新出版之詩集《五行無阻》、文集《日不落家》、評論集《藍墨水的下游》及《余光中詩選第二卷：一九八二——一九九八》。早在六〇年代初即與朱立民先生同事，在朱先生主持台大外文系時，屢次在台大兼課。其後余光中主持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亦屢邀朱先生來高雄主持莎士比亞講座。

去年八月在溫哥華，高緯的仲夏寒夜裡，先後接到兩通長途電話，一通來自紐約，報告我孫女降世的佳音，一通來自台北，報告我朱立民先生謝世的噩耗。

中國的律詩有所謂「流水對」，但那兩通電話激起的矛盾心情卻構成了「生死對」。只是新嬰帶來的喜悅，雖然強烈，卻不具體，因為她有多麼可愛，我還沒有見到。而老友引起的悲哀，卻帶著宛在的音容。吳爾芙夫人弔康拉德的文章就說：「死亡」慣於激發並調準我們的回憶。」(It is the habit of death to quicken and focus our memories.) (註①)

在這樣的場合第一次見到朱立民的，這史前史已經不可考了。只記得經常跟他見面，是從六〇年代初期在師大英語中心同事開始。那時我還在師大任講師，他在台大外文系已任副教授，卻來師大兼課，教美國文學。下課的時候他常來我們的辦公室休息、喝茶。「我們」是指我、張在賢、傅一勤、陸孝棟等

六位專任教師；六張桌子之外，室內已少餘地。立民來時，只能坐在茶几旁的一張藤椅上，面對著我的左側；和我談天，雖然一正一斜，卻近在咫尺。

那時當然沒有空調，所以冬冷夏熱，一切聽天由命。可是立民高挑英挺的身材，總配上合身的光鮮衣著，加以英語道地，談吐從容，一口男中低音略帶喉腔的沙啞磁性，卻似乎不太受天氣的影響。我自己穿衣服遠不如寫文章講究，對別人的衣飾更不留心，所以日後鍾玲總怪我無視於她的新裝，真是罪過。不過立民當年那一身出眾而不隨俗的穿著，益發彰顯了文質彬彬，真有玉樹臨風之概，則是我早就注意到的。

即使早在當年，立民的「美國經驗」也已遠深於我。不但他自己早在幾個美國機構任職，連朱夫人也一直在美新處工作。可是立民的风度儒雅而穩健，談吐深沉而悠緩，舉止又不失端莊，所以給我的印象非但沒有「洋雞」(Yankee)沾沾自喜的滑利甚至膚淺，反倒近於英國的紳士作風。也就難怪，何以立民以研究美國文學開始，興趣逐漸移向英國文學，而以研究莎士比亞為歸。

也許正因為如此，我猜想，立民喜歡的女性節目主持人並非牙尖舌利、熟